龍江集

龍江集卷之五

雲間　唐錦　士絅

碑記

鄭侯去思碑

嘉靖乙酉春上海令鄭侯啓範膺　召命還朝民方酣其惠風而遽聞奪以去也甚戚願挽留之然時制有不可焉者至是耆老孫瑞楊禎王洲等數百人合辭請刻石紀遺愛新令徐侯德新曰前事之良後之師也其亟成毋緩乃捐月廪之半佐工費咸懽呼抃躍奔走承恐後謂錦嘗秉憲司文且知

侯深因屬筆焉侯之來正德庚辰冬也時　武宗
皇帝幸金陵供億仰給畿甸臺符徵發迅若風霆
侯從容酬應揮手而辦民寂然不聞也侯天姿英
朗淵粹政先教化雅不欲以刑法弃民誠焉晝焉
人歡趨之損益呂氏鄉約設長正頒示科條導之
使知趨避焉徭賦度力所堪高下一斷諸心吏莫
容喙民獲其平甫數月鼎新學宮恒以昧爽臨講
諸生執經史鳧鷖行以進經指授者輒有塲屋聲
淫祠佛廬夷爲社學凡九十六所閭黨之間絃誦
洋洋矣復隨學建社倉聚穀賑饑以約長正司焉

出入唯乞惠濟甚洽俗頗耽訟多誕詞侯不爲忤
徐諭以情與理而調釋之期心服乃已唯黠胥惡
少舞法蠹蝕政則廉其尤者峻繩之落其牙角惡未
蔓者榜姓名縣門薄示之儆鄉飲則使俯伏庭下
觀禮焉往往有媿耻革心者嘗旱而禱巫覡誕幻
之說盡斥齋祓精一以走羣望徒跣蹕拜暴烈日
中俄而雲興雨降遂以有秋久之邑中廓廓無事
侯亦多暇日垂簾鳴琴游泳典籍六曹蕭然坐嘯
而已歲壬午秋穀不登嗣春雨復歉麥民頗告饑
當路下勸分之令侯曰是舉未必益民而先擾之

非政也檢公帑得楮直暨爵鍰若干盡以賑民集窮餓數萬列布衢巷躬歷驗給塡刻而徧民擁香拜舞如更生焉士林詫爲海邦快覩賦詩紀之癸未甲申歲連稔侯曰乃今可以畢吾志矣名宦以功鄉賢以德崇之報之吾其敢忘卽學旁建仰高祠竝祀焉繼乃新壇壝新津梁新郵傳新邑志凡所當爲無或弗舉上游諸公偉異之交剡騰薦至是〻召命下送者傾城爭前持鞾請懸儀門以繫懷思暨別無弗灑泣有追隨數百里不忍舍覩鱸銖髮無取時擬之玉壺寒氷焉君子謂侯用儒飾

吏推忠及物父詔毋哺衆瘝自觸故在政民愛既
去見思如此嗚呼千百世而下斯石也將爲峴首
之碑觀者墮淚召南之棠勿翦勿伐矣豈直尉邑
人一時之思已耶侯名洛書莆人丁丑進士宏詞
博學視古人無讓不獨政也今爲監察御史徐侯
名昭永康人辛巳進士

新建衛公仲由墓祠記

春秋時蒲與澶淵並爲衛邑仲由以大賢治蒲惠
愛旁洽而遐鶩殆非蒲人所得專也故結纓之日
爭奉遺齒瘞之澶淵之人得其首焉此載諸圖誌

而相傳於父老者如此揆事稽史當不誣也　聖
天子龍飛之明年爲正德丁卯監察御史永壽楊
公承　簡命持節　畿輔廼秋之八月將按澶淵
未至五里而近有古丘穹立道左叢棘森翳心異
之詢得其故亟下馬展拜盡恭徘徊瞻眺慨然曰
覩河洛則思禹見甘棠如見召伯古人於遐踪遯
澤猶不能忘情而況丘冢之重骨肉之所藏英爽
之所萃乎且式閭表墓獨行一節之士猶足恃以
不朽而況賢如仲由也顧委諸樵牧而不少動心
焉非吾憲度所宜急者耶郡守滁陽石侯聞而進

曰固某夙心而未之敢請也願聞成策以屬所司
時閼南譚君綬知州事踴躍而前甫浹旬工以成
告於是饗有堂衛有垣庖廡門戟突兀壯偉而衛
公之神且凜然有生氣矣石侯謂是役也可以敦
化而觀政不可無記錦竊以非人爲媿於戲御史
自周秦以來代稱雄峻漢則歲遣巡行郡國寄尚
益重省風察俗王化攸繫非直用以專糾繩聽訟
獄而已後世乃視爲法家之專門屑屑以刑名之
學望之而居之者亦或以爲吾職固然也論甲按
乙之外漠然無所寓其心焉噫周官漢典固若是

乎哉唯公夙抱絕識而濟之以該洽之學充之以剛大之氣故凡設施舉措無不發出流輩矧茲舉廷輝於聖門樹勳於吾道行當筆之史氏垂光竹帛骫骳之作媿與事未稱耳雖然國史 朝廷公天下之文也祠記郡邑傳信之文也由郡邑以達於 朝廷固紀功述德之序也而可廢乎已而石侯率其屬落之且申其義曰吾聞古之才御史雖於職無所不當舉而薦賢莫先焉顧諸君不能勉於職耳仲由去今且二千餘載之遠而侍御公好之慕之表章崇嚮恒恐不及焉此何爲也哉唯其

賢也賢而遠且思揚之況其近者乎在勉之而已

譚君以告于錦曰充類引義侯之論卓矣哉命錦

牽聯書之以發同志

吉安府學新修記

吉之有學自慶曆始文忠歐公實記其成錦少時

誦其文輒欣然若游歌揖讓其間而目覩夫所謂

壯偉閎雄者及長從四方士遊聞斯學殘蕪且久

則又悼其弗遺而怪世無敏若李侯者爲之振之

也迺正德戊寅夏五月錦以視學至其郡謁　文

廟顧瞻殿廡輝映頗駭之退臨講堂課諸生已乃

周覽齋序暨賢祠射亭明秀之樓肄習燕休之室罔不翼然鼎新煥然圭潔質之曩所聞覩甚不類於是益駭進諸生而徵焉則學之新蓋數月矣鋪張彌文經費頗鉅維我大中丞孫公力綱維之故百年壯偉之觀雲舒霞布而還之談笑之頃樂其成不知其役錦於是神公之政服公之勇而因以慶夫斯學之遭也明日伍守文定率諸生請記錦告之曰立言立功皆能不朽然必倚人焉以重文忠百世師也故慶曆之役倚其言傳焉公道德風烈既已無媿而澤物之功殆復過之則斯役倚以

不朽固也而何假於不腆之詞耶雖然公之志則有可言也教於斯者其必曰公將使吾新夫教乎禮樂詩書吾敢怠厥教學於斯者其必曰公將使吾新夫學乎窮理盡性吾敢怠厥學激昂淬礪與學俱新異時一德同風材賢蝟起青原白鷺之間當爲　國家人文之倡不但可爲公卿而已斯不有以慰公之志耶若其悠悠羣居偷惰玩愒學雖新而人維舊焉豈直負公且負　國矣君子謂公肅亮貞惠功在生民當入大書者多此未可窺公也伍守嘗相其役與有勞焉法當附附之

張侯德政碑

嘗讀前史循吏列傳見王成之僞增戸口亦廁其間心竊陋之餘雖聲績有可稱述然而操術數矯施設者亦屢見焉要之特後世之循良耳若我八峰先生張侯純德渾化豈非三代之循良哉侯登嘉靖戊戌進士庚子春二月來令海邑適值大歉之餘嗷嗷待哺者十室而九侯力懇撫臺發穀數萬躬自檢籍唱給莫不滿其所願其流寓及無籍者侯手書文簿勸富人設糜粥飼之復調停賦稅俾逋負者帖席數月間菜色之民若登春臺焉是

歲之秋鄰寇猖獗橫行海島中刼掠屠焚警報日至瀕江附海州邑爲之騷然當道督御甚亟侯謂驅不教之民而使之戰鬭是自棄其民也乃訪募習水鹽戶六百餘人復倩諸華亭又得四百用之併力守隘宣威耀武日夕靡懈寇凡三臨境界竟不敢犯非我先聲有以讋之肯但已耶會 朝廷遣將調兵軍需百出侯悉心區畫無不應時取辦然未嘗絲髮擾民至今邑人談海寇事輙擧手加額謂張侯生我無異詞焉邑中大家良憚長賦之役經營規避不遺餘力故里胥競作奸利侯豫爲

咨訪有所得輒籍記之歲積月累几上之籍其厚盈尺屆期摘取供役無不犁然當於人心巧黠之徒莫能爲計每歲漕卒兑運橫索取盈而溪壑無厭往往蜂聚梟張唯力是逞侯曰正人必先正巳嚴戒長賦者粟必登式臨事則請自主免毋以官職去就與之抵拒厲色温詞折服其心例贈之外不加粒粟或有潛通過取者則覈其例外所得列諸漕臺咸正厥罰仍責原卒運送歸償自是漕卒拱聽約束無敢諠譁起變地方享其長利壬寅歲當大造版籍之期往時僉報册書里胥用以爲市

侯取舊僉量田殷戶充役并里晏然不聞囂聲舊
多科擾侯一切蠲正如革戶供給官紙之類省費
不可勝計西鄉里甲凋殘或一甲僅一二戶存焉
甚爲差役之累侯校量均通無限彼此唯在不失
故額其城市坊甲費尤繁重則盡籍境內餘戶之
饒產者充塞之役法一變勞逸始均舊規歲徵時
戶給一帖謂之戶由唯登徵數而已侯乃別創規
格以十載爲限戶給一冊凡歲徵歲納之數暨售
鬻田土之類悉隨時登錄不特負逋莫遯所以稽
侵欺正收除皆可一覽而得焉有識者服其精密

審編徭役邑之大政叢蠡緒千變莫可端倪況近時紛更頻煩不勝其擾侯力抗諸邑之議恢復舊規自以意見創立編審規式簡要明徑無所藏奸不旬日遂以成事須諭其間區圖之脧瘠事力之優劣罔不隨宜酌處暢協衆情而吏無一人知者頻歲雨暘愆期凡禱雨者四祈暘者三皆隨禱隨應捷於影響咸謂古人返風滅火偶獲於一時一事者殆非侯之匹也每遇饑貸必百方體究寢息靡寧區列四等通融分派不事虛文克臻實效海俗負氣酗鬭以訟訐相高甚至同室相傾無復人理

屢有構駕人命竦動上官阱人於不可致詰之地
及詭首盜贓覬以巇染覬利者侯訊察得情悉爲
申雪而反其所坐遠近欣躍詫其神奇復請於大
巡周岐麓先生峻懲顯禁刁頑奪氣良善賴以稍
安尤慎於改作平居不忍勞一夫費一錙端有視
民如傷之意唯學校則加意繕葺宮牆齋舍炳煥
若新待士恭而有禮凡所造育咸克感奮他如增
置津艘廣闢義塚於民有利益者亦未嘗憚勞費
也憶侯初下車時嘗語錦曰廉平常迹聲有難高
苛猛矯異招譽必速吾性雅不好名其敢忍心以

厲民哉此侯由衷之言聞者相慶侯持是道三載如一日表裏澄徹始終不爽而清苦淡泊踰於寒士人尤以爲難焉蓋其公廉仁恕忘已利人根諸天性發於志誠非以邀名非以徼寵推其志必欲比屋豐饒人咸君子然後爲快律之前史循吏雖有其政未必有其心也縱有其心未必有其懇誠也謂爲三代之循良夫豈誣耶前後觀風諸使薦剡相屬癸卯春暮考績將行邑人叩頭歔欷乞留不得日相與翹首跂足瞻侯旋車侯未至國門已聞 召命 廷見之後 聖王褒德旌賢簡擢戶

科給事中君子曰諫垣得人矣可爲天下賀也而
邑人聞之則相顧惋愕若失至寶思望履舄恨不
可得於是耆老陳濟等數百人醵金币石羣請於
新令尹閩孫侯屬筆於錦嗚呼至誠之道可以感
天地格鳥獸况侯純德渾化浹民骨髓敬信愛戴
不啻如神明如父母則夫薰陶乎人思愈久而愈
不忘乃誠感而誠應夫豈聲貌之所爲耶古稱所
居而化所去見思殆未足以盡侯之美也然侯之
不邀名而令名赫著不徼寵而殊寵鼎至天道物
理良不可誣較諸苛猛矯異者所得竟何如耶則

斯舉也所以昭勸戒啓化源豈但揚厲前休慰籍
遐思而巳哉侯名秉壺字國鎮八峰乃其别號閩
之莆陽人

龍江集卷之五

龍江集卷之六

雲間 唐錦 士綱

碑記

新建萬年縣儒學記

正德戊辰姚源寇竊發始則狐鼠耳有司虞罪且波及諱而護之蓄狙蘊毒以倖無事庚午辛未間遂至熾烈焚灼屠刈警報日馳於是饒之四境無寧區矣事聞 天子赫然震怒命總制陳公金督師臨之剪魁殲鰲釋散黨與蓋逾年始定然其地僻阻濶於聲教酣鬪而易亂陳公請設治建學其

或可化偕巡撫任公漢聯疏以請　廟議允協命
所司亟爲之圖會殘黨嘯叛殺命吏弄兵猶故
詔復進俞公諫爲總制討之又逾年始平嗚呼寇
則平而民之瘁甚矣時叅政吳公廷舉與有平寇
功因留經度憲副許公庭光繼爲綜理施設以漸
甲戌邑治成乙亥之冬學宮乃成左廟右學規制
井井談詩書而服禮樂者雍雍濟濟翕然向風見
者不知其爲向之豺虎區也又明年丁丑許公以
京兆徵憲副王公奉　璽書代之肅風紀振武威
尤注意文教樂玆學之有成也遣教諭王鑾來請

記予時視學貴溪方校士諸焉而末果爲久之復以書來曰茲地自開闢以來乃始有學諸公成績不可忘也吾思有以永之礱石待予久矣予復之曰君子所樹立在有不朽之功非以不泯之迹也夫經營相度建學之迹也化成俗美建學之功也功無窮斯諸公之績無窮矣迹何與焉嗚呼予不能不厚望於學之諸生也聖賢之道具存于經書羣居肄習篤信而力行之以倡乎其國人宗族修於家而孝親敬長施於國而尊君親上師師成風磨揉遷革則很戾悖逆之習變而一德同風之化

成矣化成俗美自玆學始玆學建設自諸公始則所謂永成績者其不在於玆耶若夫經營相度之勞雖窮極模寫固迹之粗耳無足恃也既以復王公遂命鑾持歸刻置講堂俾游歌於斯者覽而思焉庶其知所策勵也夫是役也知縣楊清經會才費鑾與通判魏杲程　督工役咸有勞績因牽聯書之

中洲方先生去思碑

昔人有言曰學校者講學之地也錦竊謚乎其言夫古聖王治平之道胥此焉基之而但講學之地

已耶聞之古記則擇師其要焉故曰師嚴然後道尊明道先生嘗欲取天下茂俊聚而教之京師須其學之成也用以分教天下斯非古者擇師之遺意乎然世之論師者乃曰經師易得人師難遇嗚呼捨經則又何以爲人師哉岐分而難易之繆矣維中洲方先生負英傑之才適往之氣而濟之以淵邃精博之學莆固才賢數澤而先生尤錚錚其閩嘉靖庚子領省闈高薦丁未登會試乙榜例署學職先生得上海學諭謂是官秩雖卑可以行道毅然以作人興教自任每旦坐倫堂經史羅前諸

生環列先生發揮幽賾折衷異同啓戶牖以達闡奥汪洋浩瀚疊疊焉殆不知晷影之屢移也諸生或未契悟質疑請益者魚貫以進如扣洪鍾小大隨應比物醜類開釋滯凝不啻矇者復明瞶者復聰何其快哉且時時旁及治理凡禮樂政刑之屬靡不斟酌討論以究夫充擴運用之妙較彼泥古而不達者不亦霄壤矣乎若舉業所須經義論策諸作一一標指體裁要其歸宿悉鏟時習之陋日課旬試必面加品騭飛筆點竄諸生驚喜心服咸謂此古之文也非時文也先生詮其尤粹者輯而

梓之題曰考課日刻士林爭相覽誦傳以為式此其講學之大凡也然其所以模之範之則先生有身教焉修己體化本端而表正其為瞻依倣則之地者固已恢乎有餘矣而又示之以志向驗之於踐履所謂相觀而善者也先生雖循循善誘至於遏抑矯誕繩束狂惰未始不峻且厲焉蓋欲折其氣而存其心所謂長善而救其失也嘗鐫刻　皇訓以宣播　德音勒科第題名以昭示風厲所謂鼓舞而興起之也凡此孰非身教之所寓乎其於義利之辨甚明學故有義田歲入頗不貲先生勾

稽出納極其詳慎公費外不私錙銖待諸生曲盡
恩義拯危卹難不異疾痛之切膚也遇堂試每為
諸生設饌拒却贄饋耻於染指聞有喪無以殯貧
不聊生者往往割俸賙之殊有解衣推食之風焉
諸生自幸得師咸翕然宗之且感之雖百羽之宗
鸞羣山之拱岳奚足擬耶君子曰知所以教之知
所以儀刑之若先生者可謂克任夫師道之重矣
而豈易得哉治平之基於是乎在臺憲諸公按部
至者輒相嗟異鶚書薦剡頻歲屢上　朝論偉焉
庚戌之夏遂有　召命諸生欲攀留之不可得則

圖所以永先生之教者謂錦嘗與聞學政於是昭
采應魁鄂衣承慈洪道形邴嘉楫鉌允哲允端謙
貞霈諸君率其同儕造錦徵言因述其梗槩授之
刻置學宮庶幾恒獲寓目以少慰夫無窮之思云
先生名興邦今爲春卿司廳中洲乃其號也

馮侯去思碑

嘉靖丁酉春正月　聖天子以上海令馮侯有異
政下　詔徵焉侯趣駕趨　朝馬不及秣邑之士
民泣涕以送攀遮以留者道相屬也然勢不可止
乃謀伐石紀惠以慰去思謂錦知侯頗悉俾執筆

焉懇讓不獲敢迹侯行事謀次之侯名彬字用先
別號桐岡廣之雷陽人英邁高朗邃於理學登嘉
靖己丑進士第初令平陽惠聲流聞尋以内艱而
去平陽之人迄今愛戀不置乙未春服闋赴銓時
上海缺令天官卿論其屬曰海邑畿輔之望爲里
六百有奇歲賦且數十萬矧役鉅而訟繁奸蠹所
藪令必廉明必敏練庶克有濟乃稽諸薦牘詢之
士論僉曰馮平陽真其人也於是以聞於　上而
命之侯下車開誠布公條約明信黜額外之卒錮
無名之徵不苛猛以立威不紛更以買譽虛心應

物無黨無偏事至刃迎節解無不犁然當於人心抑豪縱卹窮弱務使大小富貧各得其職至於發摘欺隱宛如明鑑懸空而魑魅莫之遁焉然明而不察小過姑令自新凡所追攝親署片楮付里役傳遞隷卒無所夤緣舉邑稱便先是里甲之費歲出無藝侯定爲令每旬輪十里協供之且於百凡公需悉從損抑冒求濫覔者一切拒絕術士游客莫得窺其門恒曰豈可以民之脂膏爲吾市恩掠譽之具乎酌量撙節視往歲所費汰其三之二焉糧法久廢胥吏多飛寄詭匿欺詐萬端侯晝夜檢

覈盡括其實定著于籍自是出賦受役均獲其平
近時里中長稅之役病民尤甚一柒其役立致碎
産殆貪吏乘機龍斷每歲新故告更輒廣疏中産
以上徧召至庭以更役恐之富人多以賄免而領
役者率單薄孱戶四境騷然靡寧侯洞燭其弊乃
豫詢密察灼知戶産歉盈及期指名召役皆鑿鑿
精當不復少追旁逮民若不知者然咸懽呼雀躍
稱神明焉至如區晝西鄉之板荒酌處珊江拋荒
之包陪講求助役之法以全稅長之家皆經久安
利之圖建白勤懇不啻疾痛之在其身也俗頗好

訐而海濱之風尤為囂悍飾誣構僞糾纏莫解侯
既公廉復詳聽覽而洞情僞疑詞滯獄無不立剖
羣吏旁睨束手無敢容一欵嘗有寡婦酗酒而蕩
與所私者逼其子婦不從輒手刃焉復懼事洩獲
鼻潛賂鄰族事既寢矣侯廉得之悉縛付獄正操
刃者之罪表貞婦之墓輿情痛快搢紳士夫歌頌
交作詳具辯貞錄中其他平反冤誣糾正欺謬者
尚衆率此類也歲有雇役餘羨例歸隱沒侯按籍
召主戶給還之絲髮無取人服其廉貧家死者多
從火化舊有化人亭爲聚焚之所侯出郊見之惻

然曰民固無知吏坐視亦過也亟毀亭諭禁俾歸於禮海上嘗有小警侯相度要害布列關譙仍集民丁戍守民恃以安前令李大公有惠民實德民思慕不已羣請祠之侯曰崇德報功國有彝章矧衆心之所向哉卽擇地建祠用慰民志且俾有位者知勸崇葺廟學赤白炳新月朔望必詣明倫堂與諸生講道談性不屑屑於詞藻枝葉閒也浮靡之風爲之一變侯蒞邑將二載阜民善俗之政振舉無遺然大要以節用愛人爲本蓋深得孔門家法不但如後世所稱循良吏而已夫令者民所仰以

生也千百其人則千百其心而千百其欲也一夫不獲怨讟隨之故令能寡怨亦難矣何所居而民父焉母焉既去而感焉慕焉頌且祝焉如馮侯者豈非世之所僅見哉謹以錦所目擊具列于左其得諸傳聞者不敢盡書蓋欲傳信云爾系以詩曰

洋海啓邑極吳之東既壯且劇文闕治功小往大來剝盡斯復　帝錫仁公用康甸服矜此寒饑我哺我衣殘疾疲癃我其砭醫歉盈懸殊歷歷同役檢覈區分羣嗟乃釋夙彼秕長洪哉禍源痛鋤需擾如解倒懸撫字催科吏無隳突樂輸爭先恐

時日詭詞充庭莫撓我明表貞懲蕩快暢輿情

杼盈室禾棲彌畝閭里嬉嬉戴我父母闔墉肅嚴

孰敢伺窺保我黎民罔有阽危翼有泮宮式闡風

教獲德徵賢　天子有詔往踐台輔雲衢坦平豈

奚必視顧公長生碧海巨浦分流湯湯民之公思

與流俱長

龍江集卷之七

雲間　唐錦　士綱

碑記

重建信豐縣廟學記

正德丙子春正月信豐學宫災詩書俎豆之區蕩爲灰燼肄習罔寄弦誦無聲久之莫有任起廢責者明年丁丑秋憲副楊公廷宜以行部至見而愕焉詰其長吏曰邑贛之一望也久以文獻稱而化源治本顧寂寥若是豈惟鈌於制抑將何恃而能邑也且佛老氏之宫爲其徒者往往能醵而就之剽

竊吾道以倖爵祿而遂叛焉謂之何哉旣而閔公
牘得廢地數區公躍然喜謂興學有具矣亟售諸
民取其直凡若干於是僦工鳩材咄嗟而集甫數
月功以成告廟宮旣嚴講肄有堂齋廡翼峙燕私
區列制所宜有罔或不備金碧輝映赤白炳明觀
者歆賞謂所未覩諸生游歌於斯登降祼獻於斯
舉欣欣然如趨蹡孔庭而親挹夫秋陽江漢之盛
矣相與樂而幸之然不敢忘也圖以寓報於無窮
則來請記予告之曰君子所以感夫人而思報之
者不難於不忘而難於不負昔常來觀祭閩中徒

以文詞爲倡士猶感化魯侯修泮宮國人歌焉矧楊公於兹學有再造之功耶大書而深刻之以繫邦人無窮之思誠宜也雖然是所謂不忘也而非不負也夫 國家設學之意將以興民心出治道天衷人紀賴以植焉非特以叢談萃處資諸生決科干祿而已也楊公興學之意所望於諸生者其有外於是乎今諸生摳衣鼓篋其閒其必俯而思仰而求明倫而復性善俗以成化必使不負於國不負於公焉斯爲感之深而報之善也使或弗思名教之重禮義之尊擾擾役役惟利途是趨餙枝

棄而棄本根遼廬孔孟而歸宿異端學雖興道則廢焉豈惟不能不負是謂倍人之德豈惟不能不忘是爲棄人之功宇宙雖廣宮墻雖高其將何以自容乎爲彼而不爲此唯擇之而已耳予於諸生有一日之義故以是告揚公名某廷宜其字楚之孝感人公廉有威遇事風生其察嶺北也激揚之餘郡邑廟學爲一新云

東明縣新建預備倉記

古者國有營繕必先庾廩雖囹圄之重聽事之要皆不得踰越而先焉豈非以民之所天在是緩急

重輕自有不容紊之序耶不然則建置失倫非達
政者矣其有騁舉而兼興焉者固非甚失然材非
神輸力無鬼役寧有不厲於民者耶予之爲東明
也邑事草剏廢陋相仍左瞻右顧有不勝其熱中
者然終無羨積民困徵輸凡吾之來求以安之將
厲之也使欲銳於美觀百堵皆興志則快矣民不
重困耶於是先其所重首事庚廩或因罪之當贖
者而責其材或因民之無業者而傭之陶鉄積寸
累久而充用乃集輸役之民計口給餉而俾之從
事焉中爲廳三楹北爲堂廡十楹東北爲廒五楹

西北六楹東厫二層凡十有五楹西十楹西南九楹東南八楹材良甓堅頗爲壯偉閱數月工始訖功既落之明日僉謂宜刻石以紀歲月嗚呼營繕細事也矧茲舉無鉅功無侈費顧足污琬琰耶雖然義有攸繫殆不容默也夫先王儲蓄之義聚之所以散之斂之所以施之也不知者乃以爲王政之所謂重而且要者莫先乎此於是橫求苛責徵誅無藝斂之若恐不及聚之唯恐不厚嗷嗷之聲置諸不聞或以詰之則曰爲國儲蓄先王之所重也噫吾恐瘠瘝之衆將骿槁於豐盈之日矣安能

有待於凶荒而望其施與散也耶譬之斷人之股而療以續骨之膏固不若不斷其股之爲愈也且先王之所謂儲蓄者因其自然之羡而藏焉而聚焉而無使殄費焉否則寧無施焉不斂也寧無散焉不聚也豈曰威而致之巧盡而豪奪之若後世之所謂儲蓄者耶予非知政者然一得之愚或可爲從政者告因儲爲之記

[illegible][illegible]思貽記

憶昔弘治紀元之三年凝齋陳公以在平丞乞歸時年五十有一矣予毋族與之有連姻相過從接

其容粹而莊且其言質而有倫心竊賢之退而詢
諸人乃知公素孝友雅好讀易在庠校以詩文名
尤工於楷篆在在平多惠政民愛戴若慈母焉於
是心愈賢之且歎公位不酬德天必補其所享期
頤耋耄將不容靳矣居二載公忽遘疾不起予不
勝悼且駭焉豈天道果昧昧不可憑耶抑所謂補
其所享者將在其後人耶時其子仲會君僅三齡
耳君雖幼孤而天資穎敏發異常兒甫成童母沈
孺人授以孝經小學輙能成誦令習松雪書法翩
逼其真十八選補邑庠生屢試場屋蔚有時譽咸

謂科第可俯拾也夫何忌者鼓謗當道惑焉君默不與辯唯杜門奉母求知於天寡姊守節迎而養之終身至於進取之念蓋漠然若忘矣久之縣大夫思齋鄭侯謂君孝義可尚乃大書牌額表厥宅里仍旌以彩幣錫之巾服俾澆浮者媿焉繼而浩菴曹侯特頒蠲徭之令兼山梅侯復以山林隱逸懷材秉義剡薦於憲臺君子謂仲曾身雖退而名日彰矣君近錄凝齋墓銘見示乃曹憲副定菴所撰因泣謂予曰傷哉不肖孤之弗克承所貽也吾陳之先在宋初爲潁川人自康肅公至郡馬公五

世矣郡馬之仲子安始居閬州靖國初徙廬陵再徙西昌至建炎南渡間其孫明伯乃徙蘇之吳縣粹仲徙華亭之南橋其諱敬者則郡馬之少子也隨郡馬公避亂青龍由敬而下七世至新一處士復自青龍徙於上海之西溝焉時元籙垂訖矣今西溝慶寧寺即其所建遺澤未泯里中父老猶能道之又五世爲道謙處士實生凝齋公云凝齋生而岐嶷志向不羣伯祖文璧在 太宗朝父子甲科相繼爲詩禮望族自後書香寂寥公深憤之遂苦志誦習期紹前芳而數奇不偶卒於小成然其

未究之志固以貽我後人也顧方避謗屏居莫遂顯揚以承先志不孝之罪殆不可逭詎意丁酉之秋敝廬弗戒於火凡先世所貽文籍暨諸名公贈言一旦化爲煙燼遂使百年文獻泯焉莫徵不孝之罪盖愈不可逭矣每一興思五内如割不肖孤無涯之痛將何時以釋耶予慰之曰何哉君之爲是感傷也夫科名之得失有命焉文籍之存毀有數焉古之人未嘗以是責孝子也傳云大孝顯親其次不辱親二者有其一足以稱孝矣豈特免於不孝而已哉今君脫屣名場率德遵道兢兢焉如

執玉捧盈不敢少有違越以犯聖賢之訓談經講
性擇言而發隱然以名教自任可謂能不辱其親
矣由茲而往果能砥礪弗怠操履堅定使道德日
進於高明言行表儀於後學如是則天下後世孰
不想望其聲光而贊頌其先世斯不謂之顯親揚
名乎是在仲曾勉之而已若夫科名之未遂文獻
之不存皆不足為君病也君技淚謝曰先生命之
矣不肖孤敢弗勉哉予既慰藉仲曾又恐後之君
子無以論君之世也遂記其槩俾有考焉凝齋
公名儀字廷表君名東山仲曾乃其字也

曹侯德政碑

皇上勵精化理百度維新加志困窮慎簡良牧宣布　德音詔戒殷重於是郡邑守長咸翕然遵承而愷悌和平之政往往有古循良之風若我邑大夫曹侯尤其表表然者歟侯仁厚弘恕本諸天成博愛兼濟發於肝腸故其條教號宣熏蒸酣暢不啻春風之披拂也民以是感而懷之邑舊苦賦重役繁吏胥又緣爲奸利竄穴百出侯至即究覈瘠腴核戶豐約條理粲然奸欺莫逞故賦與役皆稱平焉前令時積逋累萬上官欲一時盡責之文符旁

午程期峻迫侯故緩其事俄以慢令被詰殊不爲
動徐曰徵科之法以勿亟爲善矧兼征倂取昔賢
所戒卒緩之民獲免於流徙時漕艘多遠泊江湄
運官遣卒迫奪民舟以備短送道路騷然仰舟爲
衣食者皆失業侯建議俾有司僦舟給之仍昂厥
直舟戶乃爭趨焉濱海數鄉喜氣勢嚚訟酗鬭動
牽數十人緜歷歲時不破產不已侯既剖決中情
畏服其志復委曲譬曉開其悔心自是詭訟衰減
有大姓負兇久繫承訊者多引嫌辭避數載弗決
侯旁詢密訪得其枉狀立破械出之不疑不沮聞

者稱快西鄉素號澤國土薄賦厚無𢊍相望侯招
徠鄰境墾闢日廣民有負逋而情可念者亦貸使
開治未幾無畝漸登逋賦有歸雖頻歲有秋不忘
歉備儲穀山峙至廪不能容然未嘗妄有誅索也
會造戶版侯手自校劃刮去舊時積弊考定規格
成黃冊事宜一編當道者賞其精當頒布爲令東
郭襟帶巨浦每風濤猝起覆溺相繼侯市良材造
巨艘十餘分置諸津仍植標爲識以絕私用渡者
如履坦途焉損益呂氏鄉約附以義倉條式頒之
父老立鄉社行之非鬼之祠悉從毀撤論者以爲

庶幾古人矣惠政既多歲旱禱雨輒應凡三禱三雨民尤神之庚寅夏秋之交江南多蝗侯震駭靡寧日夕虔禱蝗尋散飛出境或墮溺海波竟不爲災嗣歲復有岐麥之祥士大夫爭歌頌之其與補廢闕勸不愛力首新文廟而學宮齋舍皆藻飾有加煥然改觀程造諸生嚴約豐餼咸懷感奮重建惠民之局捐廩而藥檄官醫王療歲活貧病恒數百人增闢養濟院以廣惠煢獨賑給明核歡聲沸騰餘若壇壝庾廩暨津梁郵館無不扶羸整壞以就堅新其間工役頗鉅如吳淞百步諸梁水次預

備諸慮皆咄嗟而辦民不知其費之所從焉撫按
行部至者或不視案牘而去先後疏薦者五禮幣
褒勸者十有二天官卿上其治行　召拜南臺御
史褒德登賢於斯為稱侯不以自泰冲挹愈至識
者又以占侯名位之未涯也侯行之日老稚攀戀
者充塞衢巷然業不可留則相率脫履以識思焉
有齎送數百里外不忍別者至是懷思不置父老
沈賛等數百人合金礱石請書惠政錄遂撫所見
聞書以歸之是舉也匪直顯循良慰懷思而已
聖明重民選吏之效端於是乎徵焉侯名煜字孟

輝饒之浮梁人嘉靖丙戌進士其來以戊子夏六月去乃壬辰之秋蒞任僅四載而邑人則有無窮之思云

開封府清軍公署之記

正德丁卯春二月開封別駕郭侯管清戎館於郡治之南不踰時功以成告乃亟書走使屬錦記之問其創置之由則曰郭侯實始謀焉而郡守陳公主之尤力遂以其事上之監司決之部使者而皆不能易侯之議也問其材曰即郡堂之廢材而用之也問其力曰因民之輸役于公者而役之也問

其制曰始門廡戟衛次堂次寢次庖湢齋舍區分序列舉適準度固侯之所規畫也問其地曰包公南衙之故址韜沉草莽而侯之所拔剔也曰噫是可以書矣夫事有得已而不已不宜書勞民而費財不宜書無以法後光前不宜書斯舉也徵之古人興作之善克備無遺是可以書矣今夫開封天下之盛府也清戎國家之重務也唯其重也故郡以別駕專領之而開封統屬之繁視他郡不翅數倍有專職而無專居則何以濟其繁而稱其重耶是來可謂之得已也材取於廢積之餘公帑私藏

無與焉力出於輸公之役而閭閻畎畝間晏如也其何費與勞之有而況不侈不陋考制合宜可爲後法且孝肅久翳之踪一朝宣朗寧非包公之光乎古人興作之善何以易此抑予聞之意氣符聊則曠百世而相感孝肅高風偉蹟映照千古有耳者所共聞然誘之遺墟棄址過而不顧者多矣唯陳公廉直果勁有孝肅之志節郭侯操繁攝重有孝肅之才識所以覩遺踪而踴躍傾嚮若不自勝焉豈非意氣之克相符聊耶所愧腐陋之作無以藻飾新構然文因事顯則玆文之傳庶幾附假於

二公也遂書而歸之陳公名澍字天澤郭侯名經字載道皆時望所屬柄用殆旦夕云

古溪記

今之習俗日趨浮僞詭情狡態莫可致詰言周孔而行盜跖者往往是也予疾之若仇讐然恒竊嘆曰安得敦朴誠信如古人者與相周旋而一洗世俗之垢乎久之得歙士黃君子瀛焉醇雅質亮言必可復研究經史必求驗之身心而不委諸口耳豈非君今行古卓然傑立於頹波之外者哉宜其不屑於今人矣頃與子瀛論及乎是子瀛曰吾非

敢薄今之人也亦非敢偃然自命爲古人也念吾始祖以孝子旌于唐代肇居黄潭蔓延潭渡迄今八百餘祀而枝葉茂繁名賢輩出族之由來古矣吾安敢追逐時流以隕吾祖之風乎潭渡村南有古溪焉吾樂其名故卜築其上於焉栖隱於焉課子而因以堅吾志嚮鄉黨遂以號我公謂何如予躍然曰允哉斯號之稱情也闢是溪北枕黄山源出三十六峰之下南山拱其前紫陽山黄羅峯列峙左右烟雲環合蒼翠鬱葱豈非一方靈秀之所會哉然自有此山即有此溪滄桑無改陵谷未遷

其所閱歷蓋不知幾千百載矣則夫古人之在千百載之上者孰非是溪之所鑒賞者乎今之人情物態倏忽萬變愈趨而愈下愈變而愈漓其不爲是溪之所鄙笑者鮮矣子瀛思欲自拔於今而返之於古乃即溪之古者而托處焉庶幾對古溪如對古人於是讀古人書尋古人之矩矱玩古人逝川之旨誦古人濯纓之歌既以古其志行又翼勵四子相率同進於古人則是溪也寧不有裨於子瀛而子瀛可謂無愧於是溪矣允哉斯號之稱情也然以斯世而有斯人豈非空谷之足音乎予聞

夫跫然之聲喜不可遏遂援筆書此以旌子瀛以記古溪俾欲知子瀛者求諸溪欲知古溪者求諸記

龍江集卷之七